

『十里红妆』海外行 异国吹起江南风

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赴澳、新巡演成功的背后



演出场景

其实对于《十里红妆·女儿梦》来说，登上异国舞台已不算新鲜事了。这部曾获得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十里红妆·女儿梦》在展现中国江南地区独特浓郁的民情风俗的同时，也传递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精神追求...

在剧场内，有好些女观众特意穿上大红色的裙子、衬衣，以此来映衬观看《The Red Dress》...

走出国门，登上气势恢宏的著名大剧院舞台，收获无数的鲜花和如潮的掌声，对演员来说是一种满满的成就感...

辗转两个国家，三个城市，陌生的剧院，陌生的观众；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飞行、时差带来的疲倦；语言上的障碍...

悉尼州立剧院的舞台与众不同，由于不是正面朝向，给演员走台、灯光定点、道具定位造成困扰，让他们有种“找不着北的感觉”...

舞美总监陈大成介绍说，《十里红妆·女儿梦》在国内演出时舞美队工作人员至少需要25人，而这次出国演出为了节省人力成本...

把优秀的文化产品送进世界主流剧院，让中国文化在异国他乡大放异彩，让国外主流社会人群在欣赏的过程中感受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邹建红说：“当别的地方剧团还在为一年排不了一个戏、就算排出了戏又束之高阁的困境而苦恼时，我们响应中宣部、文化部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要求...”

周燕波 葛丽娜/文 周燕波/摄

羊年新春伊始，宁波大型民俗风情舞剧《十里红妆·女儿梦》的“送嫁队伍”首次来到了大洋洲。2月26日至3月12日，剧组先后抵达新西兰的奥克兰及澳大利亚的悉尼、墨尔本三大城市...

地方舞剧走进世界大剧院

《十里红妆·女儿梦》列为“中华风韵”2015年对外演出剧目。有了第一次的成功经验，宁波市演艺集团此番把《十里红妆·女儿梦》在美国商演的成功模式复制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似乎显得驾轻就熟了...

3月11日晚上，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金碧辉煌的皇宫剧院内，《十里红妆·女儿梦》此时正在上演。新西兰巡演的最后一场，舞台上的一座古宅大门随着铜锁的开启缓缓拉开...

盈、优美的舞姿向观众诉说了个凄美、哀婉的东方爱情故事...

剧终时，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台上全体演员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同方向的观众深深鞠躬，最后，全场观众自发地打着节拍目送演员退场...

“《十里红妆·女儿梦》轰动奥克兰”、“东方神韵惊艳澳洲”、“精美绝伦的中国芭蕾”...

东方神韵吸引西方主流社会目光

除了普通观众为之着迷外，澳、新当地政界要人、社会名流及社会团体人士也纷纷过来捧场。在奥克兰的两场演出中，新西兰国家党主席皮特·古德费洛、奥克兰市长林·布朗、国家党议员及奥克兰市议员、当地艺术团体的专家教授等政界人士及社会名流前来会见并观赏演出...

他们共同的心声。下面是《十里红妆·女儿梦》几位主创、主演在澳、新巡演归来后发出的肺腑之言——

国家话剧院副院长、该剧总导演王晓鹰：《十里红妆·女儿梦》是我与地方院团合作创作的唯一一部舞剧，它是舞台生命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我为之注入心血最多、最难以割舍的一部作品...

鲜花背后的汗水与泪水

在墨尔本最后一场演出结束后，全体演职人员克服连日作战的疲劳，在短短两个小时内把一个集装箱的道具、布景拆完，打包组装箱装上货运车，效率之高，给承办方中国对外演出公司文化交流中心副总谭自强留下深刻印象...

在新西兰的奥克兰，让当地承办方亚太文化交流中心项目负责人施云峰感动的一个细节是：在首演的白天彩排过程中，由于时差的原因，当导演宣布彩排结束时，许多演员在后台找个可坐的地方就疲倦地睡过去了...

这次跟团采访的过程中，笔者也亲身体会到了这个团队对《十里红妆·女儿梦》的特殊感情。从2008年开始创排，剧组一些演员从当年青涩的小姑娘、小伙子，如今已为人父母，有人从配角演到了主角，也有人因年龄、伤病等原因从台前退到了幕后...

宁波市歌舞剧院总经理严肖平：这7年来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一台精品舞剧的成长，同时也见证了宁波市歌舞剧院和每一个宁波歌人的成长脚印...

编导沙日娜：对我这个编导来说，掌声退去之后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澳洲演出，保证舞剧的质量这一点始终刻在我的心里。希望《十里红妆·女儿梦》走得更远...

宁波市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十里红妆·女儿梦》就像我的女儿一样，从出生、成长到现在的海外展示，我一次次被感动。当我在演出完第二天看到当地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纷纷发表大篇幅的评论报道时，我为《十里红妆·女儿梦》真正进入了世界优秀剧目的行列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福！

宁波市歌舞剧院院长、该剧总导演王晓鹰：《十里红妆·女儿梦》是我与地方院团合作创作的唯一一部舞剧，它是舞台生命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我为之注入心血最多、最难以割舍的一部作品...

编导沙日娜：对我这个编导来说，掌声退去之后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澳洲演出，保证舞剧的质量这一点始终刻在我的心里。希望《十里红妆·女儿梦》走得更远...



谢承

尼《每日电讯报》、澳星传媒集团旗下的3CW澳大利亚中文广播电台、墨尔本《时代报》等当地主流中英文媒体纷纷给予报道。

新、澳当地的艺术评论专家也纷纷刊文，盛赞《十里红妆·女儿梦》的艺术水准。世界最大的娱乐网站“百老汇世界”（Broadway World）发文评论：“精美的编舞展现了女主人公从孩提时代的天真烂漫到痴情地苦等恋人归来的不同场景...”

一部地方剧团排演的舞剧，从全国巡演到出国交流，再到成功挤入海外主流演艺市场，至今已经累计上演了100多场。两度海外商演，两次大获成功，凸显了《十里红妆·女儿梦》强大的艺术生命力，也彰显了宁波市演艺集团在参与国际文化艺术交流互动中的强大自信。

在有着近百年历史、2800个观众席位的悉尼州立剧院里，《十里红妆·女儿梦》的演出同样引起轰动。悉尼塞非德议员卡瑞·拉杰·达塔在接受采访时诚恳地说：“从这部舞剧中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非常文明、非常有规范、有秩序且极具文化、思想内涵的国家。剧中展现的婚嫁风俗与我的故乡已深入很相似，它勾起了我儿时的回忆，太好了！”

在墨尔本皇宫剧院，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上议院议长布鲁斯·阿特金森观后感说：“评价《十里红妆·女儿梦》的艺术成就，我已经用完了所有的赞美之词，它是当之无愧的世界一流艺术作品。”

宁波市歌舞剧院院长、该剧总导演王晓鹰：《十里红妆·女儿梦》是我与地方院团合作创作的唯一一部舞剧，它是舞台生命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我为之注入心血最多、最难以割舍的一部作品...

宁波市演艺集团董事长邹建红：《十里红妆·女儿梦》就像我的女儿一样，从出生、成长到现在的海外展示，我一次次被感动。当我在演出完第二天看到当地电视台、电台、报纸、网络等媒体纷纷发表大篇幅的评论报道时，我为《十里红妆·女儿梦》真正进入了世界优秀剧目的行列感到无比的骄傲和幸福！

宁波市歌舞剧院总经理严肖平：这7年来我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一台精品舞剧的成长，同时也见证了宁波市歌舞剧院和每一个宁波歌人的成长脚印...

宁波市演艺学院院长、该剧总导演王晓鹰：《十里红妆·女儿梦》是我与地方院团合作创作的唯一一部舞剧，它是舞台生命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我为之注入心血最多、最难以割舍的一部作品...

编导沙日娜：对我这个编导来说，掌声退去之后更多的是一份责任，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澳洲演出，保证舞剧的质量这一点始终刻在我的心里。希望《十里红妆·女儿梦》走得更远...

宁波市歌舞剧院院长、该剧总导演王晓鹰：《十里红妆·女儿梦》是我与地方院团合作创作的唯一一部舞剧，它是舞台生命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我为之注入心血最多、最难以割舍的一部作品...

家在作品创排、推广发行及演出等方面的运行模式。其中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在作品创作、排演、人才选拔和培养、后勤保障等方面，给他们留下很深的印象，收获不小。

由于演出圆满成功，澳、新当地的多家演出中介机构发出邀请，希望演出团下次能再去他们那里演出。其中奥克兰铜管乐队明确表达了到宁波演出的合作意愿；中国书画与毛利传统艺术结合作品赴宁波展览之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今年10月将来上海演出，他们真诚希望与宁波的同行再次见面交流。在“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宁波也多了领略世界多样文化的机会。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宁波样本

作为拥有悠久历史文化积淀，又有改革创新精神的国内沿海最先开放的城市，宁波需要用国际化的胸襟和眼界，唤起中国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激情。《十里红妆·女儿梦》这次海外之行的足迹绵延澳大利亚、新西兰的三大城市。通过观看精彩的演出和双方互动交流，大家对宁波有了更近一层的了解，并且知道了宁波这座与上海相邻的国际港口城市，那几天“中国”、“浙江”、“宁波”、“江南”成了当地媒体和观众相传的高

频词。很多观众表示看了此剧，很想去中国的江南、去宁波走走看看。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市场化运作，首先必须研究市场、懂得市场，尤其对国外市场而言。在这次新西兰、澳大利亚演出期间，演出团团长、市文广新闻出版局局长陈佳强与邹建红、严肖平、沙日娜、程琳、曹明等主创、主演人员，利用演出空隙走访、考察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的一些艺术团、艺术机构、剧院等单位，了解人

文艺苑点将录

我们的故事

——夏真、王毅

自述

我们结缘于文学。1967年，还在杭大读书的王毅端着个脸盆走过宿舍门口，意外地发现墙上贴着一张油印小报上有首诗，当他一口气读完时，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设法找到这位才情横溢的小姑娘，将自己写的诗集送给她。爱情，就这样在那个春天伴随着诗歌生发。

10年后，经历了风风雨雨的我们如愿走上文坛，1984年，凝聚着浓浓爱意及赤诚之心的第一本小说集《并蒂的矢车菊》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首印5万册一销而空，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我们或合集或独著，接二连三出版了数百万字的作品，涉及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散文、电视剧等多个领域，60余次获得国家、省部

级奖，夏真还成了“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夫妻俩都是作家的好处就是能相互理解相互支持。1994年，夏真受省委宣传部的委托，以英雄刘玲英的事迹为题材写作《生命之歌》，在历时半年的采访写作过程中，家里所有的事全扔给了王毅。有力的支持让夏真心无旁骛，作品问世后，短短4个月内连获4次，印数20余万册，并获得了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王毅乐滋滋地为夏真挑选了一件质地上的皮衣，让她风风光光登上领奖台。

当我俩同时上阵时，双方又成了最好的搭档——不仅在创作上，更是在感情的支撑上。杭州湾跨海大桥建造工程启动后，我俩双双被聘为“签约

作家”，跟踪工程达5年之久；汶川大地震后，我们又冒着极大危险，受命奔赴重灾区四川，深入生活，撰写反映援建工作的长篇报告文学《特殊使命》。记得在青川的一个深夜，突发余震，顿时地动山摇，我们紧紧依靠着坐到天亮，互相鼓励。只要两人在一起，什么危险也不怕！

老天不负有心人。2008年5月1日杭州湾跨海大桥通车之时，30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跨越》同时问世，此书被国家新闻出版署评为2008年度“三个一百原创作品”奖、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浙江树人奖。而2010年出版的《特殊使命》也顺利斩获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浙江树人奖。

爱并写作着！这就是我俩最好的写照。（严龙 整理）

夏真，1946年1月生，宁波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至今已发表作品500余万字，出版著作23部。作品曾50余次获国家、省、市级奖。

王毅，1944年6月生，浙江平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宁波市作家协会秘书长，文学港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编审。1979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集2部、长篇报告文学4部、散文集1部，约350万字。作品曾20余次获得全国、省、市级文学奖。

夏真 王毅



严龙摄